那邊的西餐十分出色

文：老海　畫：李袁裕

這天小張與蔣琳進「七重天」的室內部份遇張珍妮與一二二十七八歲的女郎同桌，珍妮即離座趨蔣琳前道：

「蔣小姐：星期六我們四人一同吃次夜飯如何？你答應做我女儐相的事，我向你致謝。」

「張先生已與我談過了。」蔣琳說。

「我十分感激，星期六晚上希望你有空。」

「有空的，我也不客氣了。」

「什麼地方？」小張插口：「正式決定了嗎？」

「我等大衞決定。」

「你不可以決定嗎？不是『金字塔總會』？」

「你們喜歡『金字塔總會』，就在那邊。對蔣小姐，我有帖子。」

「不必了。」蔣琳說：「告訴我時間。」

「九點正。」

「我會與張先生同來。」

「此刻我與朋友談些事情，大衞也不來。」

「我們另外坐。」

小張與蔣琳坐在較遠，侍者來後，他關照那邊桌上兩位小姐的帳歸他。他再問蔣琳喝些什麼，她要了「西班牙咖啡」與「烟三文魚三文治」。他也要「西班牙咖啡」再要了「熱狗」。他們在喝咖啡時，蔣琳提到從未到過「金字塔總會」，他道：

「那邊的西餐十分出色，平日你喜歡中菜還是西餐？」

「兩者中好的我都喜歡。」她說他們的點心也來了。不久，張珍妮來桌前告辭，並向其弟致謝，又說：

「我的女朋友的舅父是開珠寶店的，我們要制去看東西，蔣小姐：我寄一張請帖來，這是禮貌。」

「不必的。」蔣琳說。

「大衞會去取的。」（七四）

七三：中式快餐廳

太陽西斜了，一家人也開始收拾東西，踏上了歸程。

回到約克區已是華燈初上的時分了。玉明說：

「今天很累了，我不想回去煮飯，不如在外面找個地方吃飯吧！」

「好。」關樹峰毫無異議。

「到那家中式自助餐廳去吧，快點吃完了回家，好早點休息。」

玉明和孩子們都贊成。

過去，他們也曾經在這家快餐廳吃過飯，覺得很不錯。這家餐廳是來自香港的新移民經營的，聽說是幾個退休了的公務員，到了多倫多後，覺得竟日坐著無所事事很不是滋味，於是合股做起了中式快餐生意。他們的眼光不錯，這家餐廳開了中式快餐的先河，生意滔滔。現在，這家餐廳已經發展成了連鎖店式的經營，生意越做越大了呢！

這個事例也給了關樹峰新的啓示和鼓舞。過去，一般人總是認爲，新移民人地生疏，環境不熟悉，做生意不容易成功。這太强調環境因素了，事實証明，只要有頭腦，有眼光，任何事物同樣可以創出一番事業的。

在這餐廳工作的大多是年青人，有的看來是兼職的學生，有黃皮膚的亞洲人，也有白種人。

這些年青人動作敏捷，極爲勤快。看到一個白種青年對着咪高峰，用平鼻半淡的廣東話叫着「廣東炒飯」，關樹峰不禁笑了。

今晚，他們付出的只是低廉的價錢，但却也有飯、有菜、有湯，而且味道也不太差，同樣飽餐了一頓。

吃完飯回到家才八點半。

迷霧　陳浩泉

七四：湯山小住神仙三侶

鴛鴦處　人生雜談　文：周蕭風

餐後有舞會，東京美國受哈頓銀行總裁彼得·杜伊的千金安妮·杜伊小姐主持，在大餐堂的東賓公主廳，沿牆皆梳髮位，此外有四方形枱桌，大樂隊在劇壇上，兩位日本新歌星，和直接專程來自西班牙和法國的拉丁系歌女，並打出字燈，歡迎男女貴賓獻唱。

安妮杜伊是法國母親生的，是歌劇學院有名的歌唱學士，還只十九歲，她母親原是巴黎歌劇院青春紅女伶名叫愛娃斯嘉——法國第三帝國（拿破崙第三）時期康尼伯爵的直系曾孫女，安妮是她夫婿的掌上珠，還有個小弟弟在讀小學——而且有心送到日本小學接受全般日本新教育。陳其禮將這歷史告知了「女秘書」，和酒井、李崎兩君，都感到幸遇。不久客人紛起舞，安妮小姐派人過來請其禮——「啊！好的，我以爲她是隨便說的。」

他向這四位作個手勢：「請看我獻醜——巴賽隆那的探戈！」——「呀，密斯陳陪安妮表演？阿陳是名舞蹈家！」酒井說：「表演了，大家靜看！」

樂壇樂隊領班夏日先用日語，後用英語報告了：「女士先生們。現在請我們主持人密絲杜伊，同香港台灣泰國德的大名士，我們全融會識的名代表密斯特其體陳，表演最新富於舞蹈音樂美的——巴塞隆那探戈！」

一陣掌聲，舞池已經空出來，安妮杜伊御蓬式古典摺花西班牙舞裙，陳其禮是黑色藍尾晚服漆皮舞鞋，一左一右由大舞池出場——又是一陣禮說性的小拍手。

音樂開始，這是最新由馬得里舞藝學院舞蹈教授重新創作的樂舞，公認是「唯美與唯性」新探戈，剛剛傳到東京。他們與音樂合一，步法與探戈有許多不同，例如女的仰身作臥魚狀，又再俯身，男的抱腰，右足立定，左脚後踢，令全場凝神靜看，不敢喘氣。

「美透了！」文美與玉梅兩心相映，酒井和李崎互相點頭，隨後加入了「鬆巴」，作抒情派的「鳳求凰」與「龍飛鳳舞」的節奏，顯然這是加入了東方的尤其梅蘭芳博士發明的「貴妃醉酒」的半醉舞步……。

十七分鐘曳然而止，全場大鼓掌喝彩，兩人携手向三方道謝行禮。一時紛紛議論，酒井同李崎向兩位女士說：「沒想到陳桑有這一手！奇才，極難極難！」文美說：「眞的，我們也一點不知他這麼好學！第一次！」

「請注意：杜伊小姐已請尼康泰克時宣傳部攝了十七分鐘電視片，每套加印一千美元，捐助東京老人福利，要者請簽名附電話與地址，下禮拜分十個站，交歐領取。」

七四：飛奔過去

阿芳十分失望，曰：「又話陪我？」

林華曰：「以有錢佬來講，我亦陪了你不少時間，算唔話得。」

食完飯，林華送阿芳返到佢街口附近，曰：「唔好畀老公撞正嘅！」

阿芳曰：「唉，撞正又點嘅！」

林華曰：「我明日畀電話你。」

阿芳曰：「今晚呢？今晚不打電話？」

林華曰：「今晚這個約會到好夜，無謂喇，大家識做。」

林華一聲拜拜，門車門開車，駛到師姐容寓所附近，停了車，轉頭而望。

師姐容寓所有燈光，林華當然用大哥大打電話上去。

阿七接電話，曰：「海倫未返。」

林華曰：「你就是海倫舅父？」

阿七曰：「然也，你邊一位呢？」

林華曰：「我姓林，叫我林仔喇，阿舅父，你知不知海倫去了邊呢？我有件緊要事想打個電話找佢。」

阿七曰：「佢有話去邊嘅，對唔住嘅。」

林華冇符，唯有收綫，坐在車內，牛咁眼鴿住街口，希望能睇見師姐容返歸。

等了廿幾分鐘，皇天不負有心人，果然畀佢鴿到師姐容落的士。

林華跳落車，顧不了老骨頭，飛奔過去，一邊叫海倫。

師姐容回頭，愕然曰：「乜係你！」

林華咪咪然，曰：「然也，我等你好耐者矣！」

二二二：不是醋娘子

海住留鴨　海辛

但銀妹呆在那兒一些時，好像想着什麼說：眞眞想不到，像丁積、姚芬的一雙，你竟會和他們做好朋友，並送這麼快艇，這眞是大禮，酒宴，他們一早便來！很貴臉。」

石湖知機地說：「銀妹，我知道你在想什麼事情！」

銀妹橫眼瞪他一下。石湖說：「別讓白菁愉壞了我們的快樂婚事！她剛好回到海鷗島度假，我和她既是朋友，不能小器到不請她呀！」

「我問你，有沒有見過她？」她原本把聲音說得很响，但到下半句便自覺減低聲响。

「沒有，請帖，我叫丁積送去。」石湖說：「其實，就是見見面，也沒什麼大不了。」

「爲自己今後見面開路啦！」

「絕不，」石湖說：「不是告訴過你——我們不可能，我們彼此連朋友也不是。」

「寃家嘛，不是寃家不聚頭。」

「我和她根本無寃無怨，也無緣，只是偶然一陣風把我們吹在一起罷了！」

銀妹的髮髻讓夜海風吹掀着，她笑了笑：

「別以爲我是個醋娘子，算了！宴會上，還有樁事情我不愉快。」

「你是說——」石湖盯望她。

「你的好朋友珍姑。」

「珍姑？她沒什麼呀！」

「她倒沒什麼，我最不喜歡來喝喜酒的幾個街市佬，在指手劃脚，說我們請喜酒，只有新老爺，沒有新奶奶，何不拉珍姑來交數，聽得我這個新娘就要破口罵人！」銀妹說。

「街市佬在嗚風嗚浪，珍姑在嗎？」石湖問。

「她在，她一點也不怕他們，還大模施樣的說：充數！老娘不想，但下午，我倒坐在堂屋喝了契媳婦一杯糖藕茶，很甜哩！石湖，你眞的契了她？」銀妹說。

石湖點點頭。銀妹既然已跟自己拜過堂，他便要把一些情况告訴她！

七四：不是寃家不聚頭

第一回：血洗武當

瘋劍　雪地　文：蔡瑞　畫：秋原

不待半仙把話說完，金大山含住感激的眼淚，顫聲說道：

「仙人，無論如何，多謝救命大恩啦。請受小人一拜！」

金大山正擬下地叩拜，可是身不由己。他此刻的感覺，四肢麻痺，全然不聽使喚，動彈不能。

「呵呵！」半仙笑道：「我可不是你的救命恩人。這恩人呀，遠在天邊，近在眼前，哪，這就是了！」

半仙冲上官如玉一擺首。她帶着喜悅，靦覥低頭。

「哦姑娘，感恩不盡！」金大山說。

「什麼？姑娘？」半仙認眞地說道：「她是你的未婚妻！」

「什麼？」

金大山傻了。他那裡來的未婚妻呀？

上官如玉嗔然瞟半仙一眼：

「爺？這時候，你提這個事幹嗎！」

眼前人以爺孫相稱，又使他感到意外。

半仙吟哦半晌，嘆口氣說道：

「哦，眞是一場造化！」

金大山愈來愈糊塗了，問道：

「老人家，這究竟是什麼回事啊！」

「唉，你不明白的事，多得很啊。」半仙道：「今殺你爹的黃霸天，也正是如玉的世仇呢！」

這樣湊巧的事情，却連上官如玉也不知情。半仙想：

「這兩家的血海深仇，也該是向他倆說清楚了。」

他呷過一口茶，盡量讓自己情緒平靜，緩緩地講了兩家人的前塵往事。

事緣十七年前，黃霸天的父親——惡霸黃朝岳爲霸佔上官家的龍頭山安祖墳，迫得她倆的父母投崖慘死，爺爺領着她們隱避深山。上官家跟金家確曾訂親，他本想趁今天的香會找來金老頭完成上官父母瞑死時的心願，却不料又頓生慘變。（五）

城市之光　松竹梅（十三）

匡成

梁永竹與梅立德，兩老出現了緊張場面，本來還有第三者區松柏在場，這一個本來是敵佳魯仲連，奈何有案可稽，第三者如果加一把口鍘，變成吃力不討好。加上梅立德失永竹偷鍘而已，如果區松柏一開口，站在梁永竹一邊，必然引起梅立德還怒，若站在梅立德一邊，同樣梁永竹也不會放過他。

區松柏看到二人劍拔弩張了，他爲了置身事外，不想捲入漩渦，趁着二人爭持激烈，便開門而出，且將門虛掩。

離家後的區松柏，在走廊上，仍然聽到二人爭吵聲。直到電梯門關上，才聽不到爭吵。

區松柏到了樓下，行不遠，正是社區中心，剛巧遇到楊姑娘出來，她笑着說：「區伯，這麼夜，還到那裡去？」

「沒有目的，不過，樓上太嘈吵了，不如出外冷靜一下。」

「什麼事嘈吵，電視機開得太大聲。」楊姑娘問。因爲過去試過，有人開電視太大聲，爲另一個老人抗議。

區松柏聳肩道：「電視機聲浪小事，如今一個失鍘，指另一個人偷鍘，事態才嚴重。」

楊姑娘道：「解決了沒有？」

「如果解決了，我也不會出門，看來，他二人非要動武，無法解決問題。」

「區伯，陪我上樓去。」楊姑娘說。

十三：產生了抗拒情緒

苣蔻年華　方王

瑪嘉烈循着蘇珊的目光望過去，知道她說的是占美，所以既不承認又不否認地默不作聲。

「剛才你們說些什麼體己話？」蘇珊追問道。

「沒說什麼，」她不願把眞話說出來，只應付地說：「只是說了一些閒話罷了，根本上不算體己話！」

「剛才你還那麼起勁的，像一隻彩鳳一樣滿場飛，怎麼現在突然變得滿懷心事，連我哥哥請你跳舞也推掉呢？」

「我不是跟你哥哥說過了嗎？我有點不舒服嘛！」

「瑪嘉烈，你可要當心呀，聽我哥哥說，占美這個人很靠不住的，他對每一個女孩子都是有始無終的！」

「哦！」瑪嘉烈慢慢應了一聲，對蘇珊的說話產生了很大的抗拒情緒。

心想，大概大衞剛才邀舞，我沒有答應，所以才出此一着。而你的樣子並不漂亮，占美不肯接近你，才會生出這樣的謠言來中傷他的吧！

事關占美留給瑪嘉烈的印象太好了，他不但瀟洒英俊，打扮入時，而且風度翩翩，談吐溫文，像個很有教養的上流人物，又怎會像大衞所說的那種人呢？

蘇珊又說了一句：「看來他已經被人根本做不到。

狗可以辨別幾百萬種不同氣味，其嗅覺靈敏度比人大一萬倍。因此利用狗鑑別氣味，甚適力非常之大，迄今爲止，遠遠沒有發揮出來。

氣味相當穩定，密封建設，尤其是三峽水電站的設計，提供了非常寶貴的科學資料。所以有人把涪陵白鶴樑稱爲「具有民族風格的江中水文站」。

若在白鶴樑上散步，遍覽已經露出水面的題刻，可見其大多數是記錄長江枯水水位的水文資料。

例如其中一段題刻記錄道：「大宋大觀元年正月壬辰，本去魚下七尺，是歲夏秋果大稔豐收」。但是，這種「石魚出必稔之瑞，曠歲罕見。」

有一段題刻是很有見地的，它說：「水枯江心石魚現，相傳魚現兆豐年。豐稔豈由魚所定？戰勝自然人勝天。」（宏達、新九一〇八四）

七四：禮堂仍開舞會

「放心吧，巴耶夫教授很快就會回來的，」王家山安慰她，「莫斯科的生活不會比這裡差，那麼，你又担心什麼？」

「到外面去散步？」她抬起頭問他，「不知禮堂的舞會現在完畢了沒有。」

「不管它好了，我們走吧。」他說。

穿過小徑，前往他們喜愛的小亭子去，這是他們常作幽會的地方，每次散步時，他們都會自自然然地向小亭子走去，那是「習慣勢力」在作祟吧？

遠處的禮堂仍傳來樂曲聲，說明舞會仍未結束。

「你聽，」娜塔莎興致勃勃地對王家山說，「舞曲仍在高奏，同學們還在興奮地跳舞呢，我忽然想到該再去參加這還未完的舞會呢。」

「我的天，」他不慈笑起來，「你的想法實是多變，一會兒拒絕參加舞會；一會兒又感到可惜——我們不可能，我們彼此連朋友也不是。」

「寃家嘛，不是寃家不聚頭